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陈映真 主编

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NOBEL PRIZED LITERATURE

根據瑞典學院編纂、諾貝爾基金會贊助發行的
「諾貝爾文學獎全集」各國版本編輯修訂而成

陳映真主編



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諾貝爾文學獎全集

14

農夫們 雷蒙特著 宋碧雲譯

主 編 陳映真

發行人 沈登恩

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郵局36-575號信箱

郵撥：102221

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

電話：(02)394-1960

印刷者 其宗印刷廠

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

初 版 中華民國70年9月4日

再 版 中華民國70年9月20日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

-
- 主 編／陳映真 策 劃／沈登恩
- 顧 問／白先勇・王禎和・姚一葦・何 欣・葉石濤
尉天驄・胡菊人・高信疆・胡金銓・痾 弦
- 譯 者／湯新楣・喬志高・郭博信・吳潛誠・鄭 臻
劉啓分・杜國清・葉維廉・李歐梵・鍾 玲
翁廷樞・王潤華・劉以鬯・方 瑜・李永熾
孟祥森・黃文範・宋碧雲・高大鵬・邱豐松
李魁賢・黎登鑫・王兆徽・戴 天・也 斯
景 翔・楊月蓀・蔡進松・莫 渝・張伯權
陳 黎・陳曉林・王鴻仁・宋樹涼・邱剛健
翹 翹・吳煦斌・楊 澤・梁錫華・簡清國
黃燕德・徐道昉・吳安蘭・鍾 文・顏正儀
- 助理編輯／張恒豪・楊順明・林秋蘭・黃燕德・吳福成
- 作者畫像／吳耀忠・梁正居・邱美月
- 美術顧問／黃永松・黃金鐘・水禾田・莊 靈
-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14



拉迪斯拉斯·S·雷蒙特

Ladislav Stanislas Reymont

1924

獲獎

一九二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

拉迪斯拉斯·S·雷蒙特

(波蘭)

Ladislav Stanislas Reymont

得獎評語：

「我們頒獎給他，是因為他的民族史詩『農夫們』寫得很出色

。」

(由於一九二四年官方未舉行頒獎儀式，所以也沒有頒獎辭，改由霍爾斯陶穆先生為雷蒙特的得獎作品「農夫們」寫這篇論文代替)

雷蒙特和「農夫們」

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
霍爾斯陶穆

這本富於想像力的波蘭小說是從自然主義的觀點落筆的，文體也直接學自左拉，尤其是受左拉小說「大地」的刺激，但作者對這本書並不崇拜，而是憤慨。這本書對社會各階層的描寫非常刻板、粗糙而不實，但書中的故事却正是雷蒙特最熟悉而珍惜的經歷。對各種生活的了解，雷蒙特都靠親身體驗，不像左拉，只憑草率的新聞資料研判去下主觀的結論；他追求的是未經理論曲解過的真實；雖然如此，他的實證作風最早還是源於左拉的影響，「農夫們」（一九〇四—一九〇九）中，左拉的影子隱約可見，它反映現實環境裏的羣體生活，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，筆法上脫胎於自然主義，但體制上却是史詩的格局。

對現代人而言，從敘事作品中辨識史詩的條件是：完整的體裁、和諧而一貫的格局，以及統籌全局的氣象，更重要的，還得描寫受苦與奮鬥的故事。在一種概念式的體裁下要表現這麼多的特色，端賴我們的靈思感應，否則不易成功。原則上，動盪的情節和人物的奮鬥要一步步推展開來，使它們像相激相逐的浪花，活躍於平靜的文字藩籬之外，情節務必切題而不流於感傷的俗套；佈局則必須真確、明亮而開闊，使出場人物都能各展所長；同時，詩的統一與和諧也不可忽

視。

因爲現實與理想的懸殊所造成的絕望，一定要避死——史詩人物本來就不應該怕苦畏難的。另外，人物再怎麼樣也不可以像遭遇大難的人那樣失魂落魄，他們應該隨時精神煥發、生龍活虎，齊心向目標挺進。出場人物不論崇高光明、或猥瑣卑微，都應該逼真生動。

這些條件，雷蒙特的「農夫們」都具備了。衡情度理，現代文學是不容易在這種文體裏尋求發展的，但「農人」的題材却應了這種文件的需要；既然鍾情於這種文體，作者便兢兢業業、毫不馬虎，這便是本書值得推崇的地方。

作者筆下的波蘭農人純樸、率真，頗具原始面貌，這些正是史詩人物必備的條件；然而，爲了特意迎合這種崇高的文體，相對的缺點也就不可避免了。這些人物很少有鮮明的個性，即使部份有值得發揮的地方，作者也都寫得很含蓄。這些人物的英雄形象表現在自律和責任上；在集體意識的籠罩下，個人思想並不十分突出；全書中，我們所看到的生命意識是村人對共同土地的維護，而非對私人財產的偏心。至於婦女的刻劃，也並沒有很特殊的意義，像漢卡的殷勤柔順，都只是村人共有的責任感之一而已。

在這塊流水縈繞的低地上生存的農人，似乎也沒有什麼明確和冷靜的道德準繩；他們像風中的蘆葦，風吹來就低頭，火來時就燃燒，熱情所及，難以自制。遠古以來，他們就得和那些佔有這塊土地的人爭鬥，因爲這是他們生命的憑依；等到有一天，外來的主人給他們耕作，却不給他們主權時，他們一度也曾消沉而認命，可是在不可避免的焦慮中，却也會採取強硬的手段，但他

們的手段並不足以爭回自己的面子——他們的面子裏是含有一點虛榮心的，這種虛榮心脆弱得支撐不住人性的尊嚴。說來，他們的舉止實在和小孩子同樣天真——他們原本就是率直而敏感的一羣，也因為這種性格，才使得故事更有趣。另外，這些人強烈的想像力很令我們好奇，這種想像力成為他們貧窮而脆弱的生活中的一扇窗子，能閃現出溫婉而美好的夢境。

書中，作者巧妙地安排了一座值得他們去愛、去奉獻和尊敬的教堂，使他們有了救贖和再生的希望，這些，使全篇充滿詩的氣氛。

美中不足的是，他沒有在書中顯露史詩英雄所需要的光華。這種題材想提供特殊的英雄造型，原是不太容易的。書中人物的英雄氣概只有表現在他們對土地那份深刻的執着上，土地給了他們生命，也提供了大自然的力量，做為挑戰的對象。就全書的章法而言，史詩的氣象是無可爭議的，它用秋、冬、春、夏等季節的對立和均衡來暗示對生命的禮讚，當歲月在人世的浮沉裏流失的時候，這些現象在我們的心靈裏仍然是歷久彌新的——類似的情節不斷在重複，每次重複都有它特殊的意義。

這本小說由於情節繁瑣，很容易流於沉悶或單調，虧得作者手法高明，不斷在題材上，尋求突破與變化，才能保持清新的格調。色彩的均衡與周全，維持了風格的統一；而個性的塑造，也都能在特定的情節中發揮作用，生動的寫實精神，更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可能的話，女主角雅歌娜是個例外，她的造型比較富於象徵意味，但這個象徵也只是詩篇的必然設計。本質上，這是一篇描寫波蘭鄉土和農村婦女的傑作，所有自然界的魔力、農人盲目的工作慾、濫馴和想像力、

美的渴求，加上些微的懶散，一切正面和反面，一切繁華醉人的和種種被亂世糟蹋了的美德，都毫不保留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。她既是農人各種缺陷的化身，也是人性中多姿而光輝的代表；她簡直是書中的悲劇女主角了——書中的悲劇氣氛經營，作者是沒有絲毫放鬆過的。

總而言之，這部史詩型的小說是由高妙的藝術手法寫成的，它是這麼有力、這麼真實，所以我們敢於肯定它的長久價值；不論在波蘭文學，或在所有想像性的作品範疇內，都會留下優秀而值得紀念的典型。（宋樹涼譯）



波蘭的農村景觀。

目錄 拉迪斯拉斯·S·雷蒙特

得獎評語 1

雷蒙特和「農夫們」 3

農夫們

(秋、冬、春、夏四卷)宋碧雲譯

雷蒙特及其作品

雷蒙特得獎經過

雷蒙特作品年表

農夫們^①

①本書包括「秋」、「冬」、「春」、「夏」四部。

拉迪斯拉斯·S·雷蒙特 著
宋碧雲 譯

第一部

秋

「讚美耶穌基督！」

「永遠永遠！——什麼，我的好愛嘉莎？妳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流浪？」

「到外面的世界，神父，到外面廣闊的世界！」她說着，手杖由東向西揮了一把。

神父的目光不知不覺轉往那個方向，面對西天眩人的太陽，却把眼睛給閉上了。然後他壓低嗓門，用稍帶猶豫的口吻說：

「是克倫巴一家人趕妳出門？還是你們鬥嘴了？」

她略微挺胸，先看看四週空曠的秋原和果園環繞的村莊，才開口回話。

「不，他們沒趕我出門……怎麼會呢？他們是好人，又是我的近親。至於說鬥嘴，沒那回事。

我自己覺得該離開，如此而已。『寧願跳入深淵，不能擋別人的車道』：所以我得離開，這裏沒有活兒給我幹。冬天快到了，那又如何呢？我不幹活兒賺飯吃，能叫他們供我吃供我住嗎？何況，他們的小牛剛斷奶，小鵝晚上也得歇在屋內，因為天氣漸漸冷了。我得讓出空間，唉，畜生也是上帝創造的……不過他們是好人；夏天他們至少收留我，不吝惜給我一處屋角和一口糧食……冬天我就到外面的世界，求人施捨……我所需不多，那一點東西好心人會賞給我的。加上主耶穌的幫助，我可以捱到春天，而且存下一點錢糧。當然，甜蜜仁慈的耶穌不會遺棄可憐的子民。」

神父用堅決的口吻向她保證，「不，不會的，」並靜靜塞一枚小銀幣給她。

「謝謝，謝謝，上帝保佑神父！」

她深深鞠躬，顫抖的腦袋垂在他膝前，大顆大顆的眼淚滴下面孔，多皺的老臉宛如新犁過的秋田。

神父覺得心慌意亂。

「走吧，上帝保佑妳一路順風，」他結結巴巴說着，扶她起來。

她以顫慄的雙手在胸前劃了一個十字，抓穩頭陀袋和尖頭拐杖，沿着車印很深的大路走向森林，不時回頭看看村子，正在挖馬鈴薯的田地，以及麥梗上低飄的多處牧人炊煙。

神父本來坐在一架犁田機的輪子上，現在又回去坐好，拿了一撮鼻煙，打開每日祈禱書來看；但他不時由紅色字體間抬起雙目，瀏覽秋日祥和風景，或凝望湛藍的天空，瞥視推犁幹活兒的長工。

他嚷道，「嘿，瓦勒！犁溝歪了！」並坐直起來，兩匹健壯的犁田灰馬每走一步，他的目光都緊追不捨。

他再次低頭看祈禱書，嘴唇喃喃嚙動，但是目光不知不覺又轉向馬兒，或者新畦裏伸長嘴巴，小心翼翼跳動的一羣烏鴉，每次鞭子一響，或者馬兒轉身，牠們就飛起來；然後重重落在犁田機後方，在剛翻起的焦土塊上磨磨尖喙。

「瓦勒，輕輕打一下右邊的母馬；牠落後了。」

矯正之後，他笑着看牠拉得勻勻整整，兩匹馬走到路邊，他跳起來拍拍牠們的頸子——畜生把鼻子伸到他面前，怡然吸氣，回報他的撫摸。

「嘿——達——啊」這時候瓦勒唱起歌來。他由田畦裏拖出銀晃晃的犁頭，熟練地聳起犁田機，掉轉馬頭，再把亮晶晶的鋼鐵插入田地。鞭子一響，馬兒開始拖，最後橫木又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；牠們繼續走，犁過大片的土地，田地和馬路呈直角，順着斜坡下去，很像粗大麻的紡織品，一直斜向紅黃果樹葉之間若隱若現的低窪村舍。

時近秋末，但是天氣還很暖和，叫人昏昏欲睡。太陽熱烘烘的，高掛在西南方的森林上空，使灌木、梨樹、甚至又乾又硬的土塊映出有力又清涼的陰影。

空氣中滿是說不出的香味和寧靜感，最近收割過的田地上空佈滿金色的陽光；蔚藍的天空零零落落浮着巨大的白雲，宛如被風摧折的大雪塊。

極目望去，下面是黃褐色的田野，構成一個巨大的盆地，由深藍色的樹林鑲邊，一條河流像陽光下閃爍的絲帶，亮晶晶蜿蜒在兩岸的赤楊和柳樹之間，在村子裏形成一個長圓的水塘，然後穿過丘陵中的裂縫往北流。小村莊在谷底，環湖而立，陽光照着果園的各種秋色。長長的懇殖地從村尾一直分佈到森林邊緣，灰色的田野間有羊腸小徑，上面長些梨樹和山楂；普遍的灰色零零落落雜着一塊塊開有香花的金黃色羽扇豆園，或者小溪的暗銀色乾河床；或白楊一行行聳立的沙路，直達山丘和樹林。

神父靜觀這幅風景，突然驚醒過來。不遠處有一陣長長的牛叫，攪得烏鴉往上飛，斜飛到馬